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二質

○

檄

洪武正韻刑狄切。說文。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以號召也。後漢紀。為封長檄。猶今長牒也。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挿雞羽。謂之羽檄。言

如飛之疾也。許慎說文。檄二尺書。以木敷聲。胡狄切。徐鉉通釋。按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挿以羽也。顏狄切。爾雅無

枝為檄。刑曷疏釋曰。此即上文稍稍擢也。檄則擢也。謂木無枝。檄擢直上

長而殺者也。劉熙釋名。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顧野王玉篇

戶狄切。符檄。郭忠恕佩觿集。檄。上。工益翻。出莊子下胡亦翻。羽檄。吳棫

韻補叶音奚約切。郭璞蜜蜂賦。誅戮峻於鐵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

固期。動不安而齊約。釋行均龍龕手鑑。檄。檄。今。檄。又。苦。弔。反。旁。擊。也。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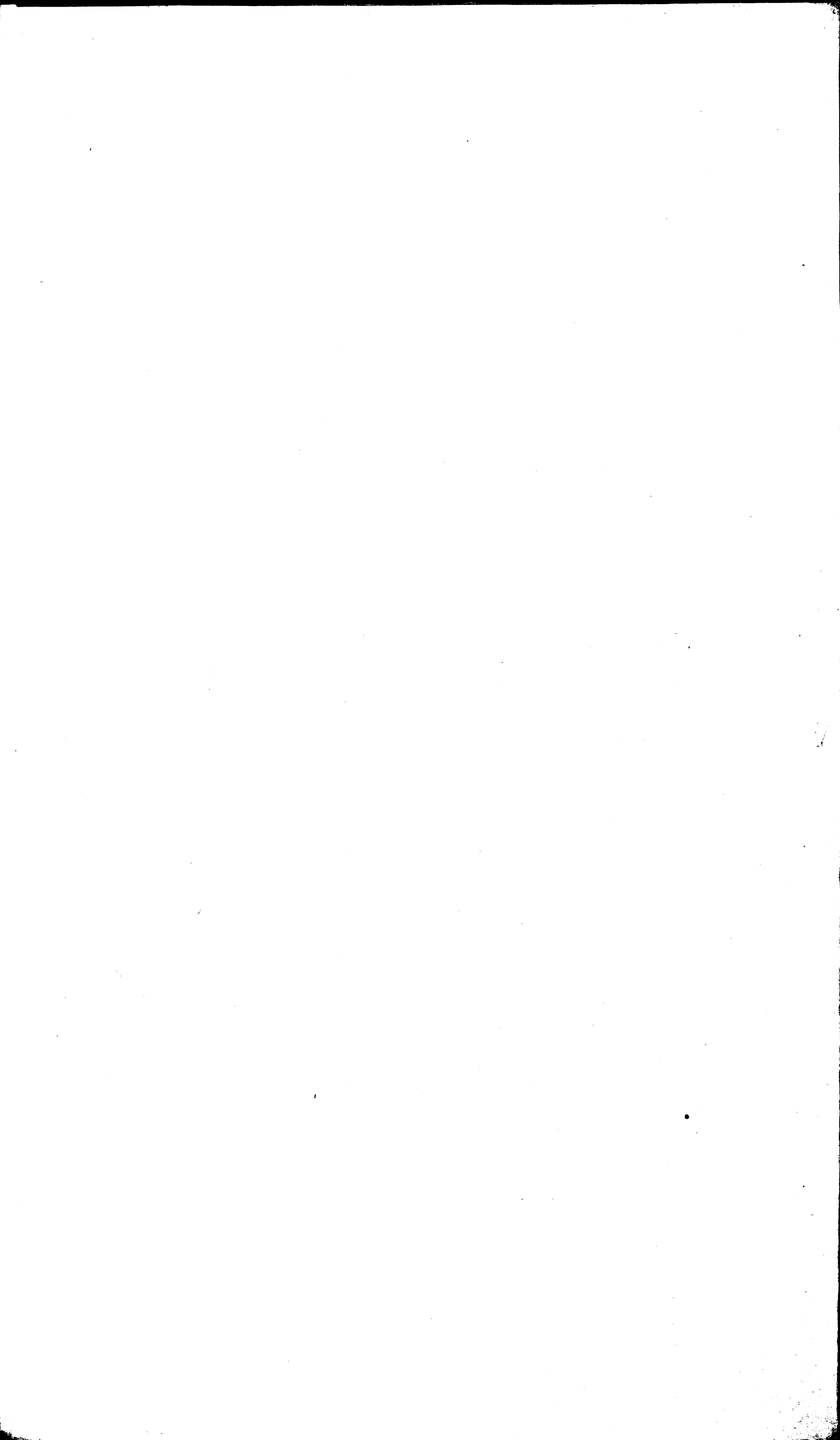
桓六書統。匣母。檄。統聲。檄。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一曰。陳彼之惡。說此

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一曰。皎也。明言此使令皎然而識也。司馬相如有諭

巴蜀檄。趙謙聲音文字通檄。又借蓮實作敦。非。爾雅。的敦俗字。韻會定正

匣。魚切。喻告之書。字。篆。檄。說文見杜。从。古。統。六書

切。匣。魚。匣。形。賢。檄。書。檄。集。篆。古。文。韻。海。篆。韻。統。



隸書

檄

六書真

南書

檄

草章

檄

並張

檄

鮮于

總叙

劉熙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司馬長卿喻巴蜀檄注李周翰曰。檄。皎也。喻彼皎然知我情也。周穆王令祭

公為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蘇鶚演義檄者。告誓之流。史記注云。檄者。皎也。辭理皎然。令知我意。非也。顏思古注急就篇曰。以木為書。長三

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又曰。檄。激也。陳琳檄魏武帝。祖君彥檄隋煬帝。皆此類焉。戰國策曰。張儀檄楚。而始得名。宋歐陽公集與

陳負外書。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惟有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珊瑚鈞詩話檄者。激發人心而喻

之禍福也。太平御覽周穆王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

風。曝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齊桓征楚。詰菁茅之闕。晉屬伐秦。責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祠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

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稱恭行天罰。諸侯

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為毅。抑亦厲詞為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撓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徵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亮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尺書。萬雉之城。顛墜于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調飾。而意切事明。隴右文得檄之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壯於骨體。雖姦閹携養。章實太甚。發丘模金。經過其害。然抗詞書讐。皦然暴露。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溫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休明。或叙否剝。指天時。審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筆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熒曄以騰說。凡此衆作。莫之或遠者也。故其植義。颺詞。務在剛健。挿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玉海檄軍書也。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詔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魯仲連為書約夫。責燕將。秦尉佗移檄。蒯通說范陽令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楊雄曰。軍旅

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謂其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諭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為得體。如東萊漢史喻莎車諸國是也。東萊先生曰。檄書頭說某官告某將士。蓋聞說討叛招攜之意。說一段。云云。惟爾某處將士。說為賊拘脅而不能自歸。及略說賊之罪。幕府說受命討賊甲兵之盛。叙當時形勢。賊將欲滅須自歸。主上說有過人大度之意。開其自新之路。末以歸附。則有厚賞。怙終則有顯戮。自擇禍福結之。未云。凡所以賞科。其如令甲。周益公擬諭隗囂檄云。昔吳芮效忠。世裂長沙之壤。田橫亡命。身貽海島之羞。顧逆順之灼分。惟智愚之審擇。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檄貴鋪陳利害。感動人意。所業檄題。欲出唐大將軍河南招討使傳州縣檄題。出夏侯端傳。乃高祖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覺氣象佳。但所疑者一慰字耳。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六四。如司馬相如喻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代蜀檄之類。隋唐以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賓王檄。鄭畋檄藩鎮。李充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唐說齋擬檄題。唐遼東道大總管喻高麗首領部落。幽鎮招撫使諭朱克融。右衛率府長史召西

域兵討中天竺。冊府元龜三代而上重乎文告。春秋之際尚乎辭令。其後司戎旅而專討伐者。乃有馳譽版。飛羽書。以暴揚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亦乃諭以去就之理。陳夫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為福。開其自新之路。成乎不戰之績。蓋以傳布遐邇。誕告士民。使知其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者矣。

文檄

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

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耳。唐書舒元興傳。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

雄健。一時推許。庾抱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元史趙壁傳。世祖欲作文

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壁為之。文成。

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

羽檄

西漢書高帝紀。上曰。陳豨反。趙代地。皆豨

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檄召也。

其有急事。則加以為羽橫之。示連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

檄。音胡歷反。淮南王傳。持羽檄從東方來。董仲舒云。羽檄不行中國。息

夫躬傳。躬上䟽。歷詆公卿大臣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

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挿羽者也。小

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李紳日聞錄。魏武奏事云。今邊有急。則以鷄

羽挿木檄。謂之羽檄。魏志。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所為。李克

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

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詐。則

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也。

長檄

西漢博聞安帝紀。民訛言相驚。窮困道路。欲歸本郡。所在為封

長檄。印封之也。長檄猶言長

書檄

晉書。孫惠傳。惠為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

命立成。皆有文采。魏書。劉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為。太

平御覽。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檄雲集。含不起草。北齊書。高祖

西討。命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

孫搢自代。高祖引搢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搢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隋書。孔德紹傳。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

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陸游。南唐

書。高遠。字悠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

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秘書省正字。保大

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

專典符檄

唐書岑文本傳。

河間王孝恭平荊州。以文本為

別駕。從擊輔公祏。專典符檄。

食檄

高似孫緯略。弘君舉食檄。有所謂麇眈。牛牒。炙鴨。脯魚。熊白。麇

脯。糖蟹。車螯。如何嗣極侈於味。去其甚者。猶且鮠脯。糖蟹。使門人議之。鍾岷曰。鮠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擴殼外緘。無香無臭。與瓦礫何筭。宜充庖厨。永為口實。齋之視君舉。蓋無以優劣也。宋景文公絕筆詩。宣父蒲葅真可學。鍾岷

蚶蠣更無求。其視所謂赤米白鹽。野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侔矣。

口占檄

西漢書朱博傳。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

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

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陳書顧野王。

博識洽聞。侯景之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支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唐書李夷簡傳。元和中。夷簡帥南西川。嵩州刺史王顯積好賊。屬

蠻怒畔去。夷簡逐顯。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

草檄

南史江淹傳。齊高帝江淹為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喜飲。噉

鵝炙垂盡。進酒數斗。文誥亦辦。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新唐書孔述睿傳。高祖德紹。事實建德。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卒殞樓下。新唐書李密傳。祖君彥。博學彊記。屬辭膽速。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為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距客可使判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唐書元萬頃傳。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李勣率兵伐高麗。萬頃從筆書記。使草檄責之。五代史廣南西路轉運使諭交州檄。太平興國五年。交州丁璿幼。大校黎桓專制。七月侯仁寶討之。六年三月賊詐降。仁寶被害。轉運使許仲宣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桓懼。遣使入貢。虞允文宣撫川陝。辟王質偕行。一日命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實錄嶺南轉運使諭交州渠帥檄。許仲宣為轉運使。會征交州。師不習水土。以便宜罷其軍。分屯諸郡。太宗嘉之。仲宣遂草檄以諭交州渠帥。即送款內附。遣使脩貢。宋史張嶠傳。嶠司勳。負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蘇易簡筆譜。陳書。蔡景歷。陳武帝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後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謀。景歷不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援筆立成。辭義感激。為檄。漢書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自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又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不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決。勅史令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晉書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敦逸。攻周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卿。眾應之。使謝檢為檄擒馥之。故將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檢之辭。檢聞之。遂毀草。旬日馥眾潰。

檄 北堂書鈔。晉中興書云。應瞻遷南平太守。永嘉五年。洛陽傾覆。王澄不遣軍。瞻攘袂流涕。顯陳大義。

澄令作檄。下筆即成。辭既壯麗。見者咸以是稱之。太平御覽梁書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檄湘東曰。既瞎且虺。耳勇伊何。即書記沈炯之文也。有司焚毀。湘東弗知。僧辯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既不敢謁見。遂諂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于炯。又曰。偉玉。洛陽人也。學通周易。嘗在淮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叙存亡。楚漢方龍鬪。秦關陣未央。既至江陵。繫之于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湘東不順。湘東取視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剗其劑。抽其腸。出乃斬之。北史穎川荀濟。初與梁武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嘗謂人曰。大丈夫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也。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舊唐書郭正一傳。李勣征高麗。嘗令元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後會赦得還。

傳檄

史記高祖紀。韓信拜大將軍。乃謂帝曰。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惟邯欣翳三人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淮陰

侯韓信曰。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言。索隱曰。按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

詞之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

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於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

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按說文

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陳餘傳。武信君引兵擊

范陽。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我勝。然後畧地。攻得然

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東漢書耿弇傳。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弇入造牀下。

聞因說曰。今更始失政。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所在牧守。輒

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以百萬之

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光武大

悅。乃拜弇為大將軍。劉表傳。初平元年。表為刺史。時宗賊盛。表術

阻兵屯魯陽。蒯越曰。威德既行。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等八

郡。可傳檄而定。續後漢書。孫韶傳。韶年十七。叔伯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

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警之。兵皆乘城。傳

檄備警。歡喜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新唐書王勃傳。駱賓王棄官

文苑英華卷三百八十五

六

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狐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唐書李巨川。為華州掌書記時。李茂真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力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執輻湊。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唐書夏侯端傳。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清節招諭。乃拜大將軍。河南招慰使。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接淮。二十餘州皆順附。顏杲卿傳。安祿山反。時杲卿在平原。起兵討賊。既擒將高邈等。送京師。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餘萬入土門。復遣郭仲雍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謂大將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方圍饒陽。弃甲走。

移檄

史記南越傳。秦二世。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州令趙佗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太平御覽。張軌為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梁州大族。讖

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為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謀伐軌。乃遣兄鎮。及曹祛。趙佩。移檄廢軌。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入諫。軌默然從之。東漢書耿恭為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喜。遣使獻名馬。李固傳。固為荊州刺史時。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固徙為太山太守。千里移檄者。言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新唐書王弘義傳。王弘義以飛變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懼之。古切。懼也。弘義輒詫。五豆切。誇也。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張士貴傳。士貴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高祖移檄招之。即降。宋史慶曆中。歐希範誘溪洞環蠻人叛。上以白諭習南方事。除轉運。許便宜行事。諭移檄屬郡。募土人翹悍敢戰者甚眾。又轉粟以守要害。

馳檄

西京雜記枚臯文思敏捷。長卿淹遲。揚雄

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廟堂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冊。用相如。皆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異句。故知疾行無善迹也。後漢書孔融傳。時黃巾寇數州。北海最為賊衝。董卓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練兵講武。馳檄州郡。唐書馮元常傳。安南酋領

李嗣仙。殺都護。劫州縣。詔元常討之。乃先馳檄示禍福。賊黨多降。晉書易
雄。長沙人也。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拒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
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西城陷。為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怍。送到武昌。
敦遣人持檄見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
王室如燬。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眾
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
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無不傷惋。

露檄

晉書甘卓傳。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
鄧騫說卓以義兵勤王室。卓乃與巴東

將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
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焉。詳本傳。

飛檄

唐書裴寂
傳。武德二

年。留撫河東。飛檄郡縣。促入營壘。相保。唐實錄長慶元年八月。以鎮州殺
節度使弘正。下詔曰。梟音未革。狼顧猶存。忍害忠良。恣為殘賊。毀舟楫於
鯢鯨。啗股肱於蛇豕。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願誅夷。用伸寃痛。尚念一軍
之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眾謀。苟得其魁。餘復何罪。宜令魏傳等軍
各出全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其
諭朝旨。開迷復之門。廣自新之路。

騰檄

唐書河間王孝恭傳。高祖
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

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夫。粲破之。由巴騰檄遠近。所致輒下。**摻檄**唐書溫庭皓傳。龐勛反。以刀

筆視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被檄**朝野類要。帥撫監

待闕人攝職。謂之權局。**陳琳草檄**續後漢書陳琳傳。琳為曹操

本官自謂之被檄。是也。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檄。翁然而起曰。此能愈疾病也。及平鄴。謂琳曰。

卿昔為本初作檄書。但可罪狀狐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而琳曰。天在弦

上。不可不發。太祖**一日百檄**東觀漢記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

愛其才。遂捨之。**毛義奉檄**聖賢言行故事。後漢廬江毛

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其時義為安陽尉。府檄到。升為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而仕者也。章帝建初中。下詔褒寵。賜谷千斛。常以八月長

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心耻奉檄

北堂書鈔後漢謝承。字君長。會稽山陰人。少常為縣吏。奉檄逆督印。承

曄心耻斯役。遂棄車馬。到犍為。詣杜撫。受詩。宋景文公集奉檄漢上和兄長。廷評喜于邂逅。彌年賓牒。嘆離居。始得還家。奉板輿。出沐恩深。湯弔。蟻

校文官。冷字成魚。三杯旅案。馨羞切。百末凝醅。獻壽餘。韉鑱空名。堪自笑。又隨軺馬。趣移書。漫游集。奉檄南遊。慮百端。遠期辛苦。換微官。方言異俗。初

難解。白日青天。正一般。晝暖霧消。山隱隱。夜寒風起。海漫漫。朱顏莫向愁中改。要着班衣。奉母懽。竹溪陳夢庚詩。日月孔兼孟。塵埃申與韓。合於

三尺法。行矣一分寬。火傘不遮熱。水壺獨枕寒。平反了無幾。足跡略高安。江湖後集史衛卿。捧檄家山。閑居愧未能。淮湄冷於水。家檄官無俸。山

吟客有僧。池荒眠鷺石。樹折飲猿藤。寥落誰相問。孤明雨夜燈。曹彥約昌谷集。楊伯洪。夙有經濟心。捧蜀餉之檄。議經費於光範。其行甚勇。便道

不鄙。尚能訪死生於湖莊。袖出古體詩八章。格高不可及。又見示總郎諸文所作送行篇。意可見也。託臭味不薄。不敢以不能為解。勉賦五十六字。以見

鄙誠。可資一笑。嘉定癸未春分後一日。扁舟下峽。七經年。猶憶西民困備邊。已病一夫空有議。誤謀元帥本非賢。公朝慮蜀天常近。之子憂

時火未然。遇合却留經濟用。此行應不媿登仙。韓滉澗泉集劉簿檄自安仁
回泊天寧。玉石村前捧檄來。水溪蘭若小徘徊。因僧定可了禪悅。與俗
何能辜雅懷。秋到山林風未脫。涼生絺綌雨
須催。遙知有句曾吟不。想象章泉更樂哉。

曹寅詐檄

續後漢書孫堅

傳荊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
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故光祿
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乘檄即勒兵襲叡。叡
以兵至。登樓遣問。欲何為。堅前使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乞貸直爾。叡
曰。刺史豈有所吝。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進。及下樓。叡見堅
驚曰。兵自受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
曰。坐無所知。叡窮
迫。刮金飲之而死。

封胡降檄

東漢書鮑昱傳。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

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

功曹懷檄

西漢博聞陳寔傳。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功曹

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注云。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

登屏窺檄

訓女家求晉何

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及無忌與劉裕定謀。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而泣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狐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雙雪耻矣。

以半紙檄

梁書蕭銑曰。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情。復

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群盜。誰敢不從。

劉訐掛檄

南史劉訐傳。刺史張繹辟訐為主簿。王者檄召。訐乃掛檄於樹而逃。

監軍別檄

新唐書鄭珣瑜列傳。珣瑜鄭州滎澤人。為河南尹。時韓全義將兵伐蔡。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者。

珣瑜輒挂壁不酌。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王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沴也。

故下無怨讟。

文昌下檄

唐書段文昌傳。太和四年。以檢校左僕射帥京南。時南詔相襲。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

下檄慰責。即日解去。

弘宣下檄

唐書盧弘宣傳。拜東川節度。時歲飢盜結。酋豪自王。聯蓬瀛嘉榮諸州。誅蠻落搖亂。

弘宣下檄脅。賊黨多降。駐馬成檄。

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在秦府十年。常典記室。每軍符府檄。或駐馬立成。文約理

盡。初不舉。藁。為鬪雞檄。唐書王勃傳。沛王聞其名。召署府。時諸王鬪雞。勃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

搆。斥出府。留囊中檄。葉邦邵和李翰蒙求唐楊再思。第明經。初調元武尉。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

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至于囊中檄無所事。幸留他物可持去。馬上為檄。唐書薛收傳。收為記室。判陝東行臺。金部

郎中。時方討王世充。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皆如夙搆。

詩文。冊府元龜。魯仲連遺燕將文。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

敢歸。齊田單攻聊城。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天。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

不棄時而背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元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

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

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改定計。審處之。令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丁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帶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

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滅。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無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隣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卿使曹子計不及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擒將矣。曹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驅。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憎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下曰。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後漢隗囂字季孟。王莽末。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乃與兄義。及上封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為上將軍。立廟祀高祖。太宗。周公。割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

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卒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帥。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

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

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大風毀王莽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王莽乃曰。念紮閣僊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為太

子。以為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漢朱安母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鷺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天下昭言。

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

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館之。前書說符使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

嗟告天以求救。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曆。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以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絕路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斥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工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薄爐。飭以金銅瑀文。窮極百工之巧。工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發冢河東。攻劫丘隴。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吏車亦轂。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也。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行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醢。列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

以醇醢毒藥。白刃叢并。一坎葬之。政今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請挾五銖錢者。此非井田制。投四裔。吏臣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川。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歛。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以筭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為姦於外。貨畧為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饑蝗。人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見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時銅時町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河町王為侯。其王那怨怒不附。莽諷群卿大尹周歆詐殺那。那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羗戎。東摘濊貊。擄擾。公西羗龐恬傳播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為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

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所失。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嶽。中嶽。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卧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卧。猶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負子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尹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諭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

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丁綝為偏將軍。從光武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內。陳留。潁川。二十一縣。蕭穎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將。東昏使誅戮群公。雍州刺史蕭衍。奉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侯為涪陵王。使蕭穎胄。夏侯詳。移檄告京師百官曰。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天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常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年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大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締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且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乃經禮締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凌暴。十侃畢行。三風咸襲。居喪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嘉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新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

戮。江僕射。蕭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
之宗望。或國之虎臣。並勲彰中興。功比申召。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
重見疑。正信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涓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支殲
落之痛。信則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豈惠景內逼淫刑。外不
堪命。驅士分之民。為免死之討。倒戈廻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
賴蕭令君。勲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平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基。江夏
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逆屈當時。廼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鴆毒。
蕭令君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踈
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
誅。姦小競用。梅蠱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敗嚮王威。以為家勢。榮
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淫。孽臣數十。袒褻相逐。暢飲寢肆之
間。霄游街陌之上。提挈群臣。以為歡笑。劉山陽。借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
其衷。即就梟剪。夫天生烝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豈有尊臨
寓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
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恤不憂。慢游
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

廟陷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大挺
英睿。食葉之徵。著於弱羊。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顙顙。咸思戴奉。且勢
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幕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
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
朔將軍。領中參軍。軍主王法。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翹。輔國將軍。諮
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樂藹等。領勁卒三萬。凌波
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
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輔國將軍。中直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
將軍。中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宋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
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
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起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
侯詳。寧朔將軍。諮議。軍主沈忱。寧朔將軍。領中軍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
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萬騎。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
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為之喬皇。山淵以之奔沸。幕府親貫中冑。授
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鉦鼓紛紜。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

友蕭頴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駭。舟艦魚鬪。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惟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群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賀蘭祥為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喋喋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統天下。東龕南剪。無思不服。天降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眷荒萬國。固則神臯西岳。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帥師。群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于西垂。作藩於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我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

睦之以隣好。甲之以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明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臣。乃文乃武。受福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拔旄指麾。為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竒正無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耻反道。駭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為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與視稽顙。則爵等優除。永藩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宗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宋袁豹為高祖太尉長史。高祖遣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為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憑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軍及遐裔。叢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

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閼皇澤。自義風雷靡。天
光暉及。昭晰舊物。烟燼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是以來。奄延
十載。而野心不革。游魂伺隙。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
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後。醜類盡殪。足馬無遺。桓譙折首。譙福烏
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掃。朝風載馳。庶績其凝。康
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詠。狐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言載懷。
奉命西行。途屢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原於濫觴。澄氛稜於井絡。
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思。下丕太守劉忠。精勇二萬。直指
成都。龍驤將軍臧喜。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
曜外水。遣輔國將軍索纓。總漢中之衆。濟自劔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
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大綱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具胄。景
漢波燭。華夷百蠻。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况又奉義而行。以順而
動者哉。今三峽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
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
強。四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楚。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
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

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流。鉄馬千群。充原塞隄。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右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馮明王化。雖駭迫于時。本非與主。從之滛害。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時命寇讐之戮。崎嶇豺狼之吻。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捨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巴東王休若為鎮東將軍。明帝即位。召行會稽郡事。孔覲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覲與吳郡太守顧琛。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帝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為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休若董統東討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釁集有兆。福至無門。倚仗之來。寔惟人致。故囂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紀牒。鑒戒古今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瘡業綴旒。皇

上。二雄集瑞。應獻還歷。鳳儀燦昇。龍輝電舉。盪穢紫樞。不俟條收之誓。凝
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
群凶恣虐。協扇童孺。叢爾東垂。復淪醜跡。即回從慝。蜂動蟻附。聖圖霆發。
神威四臨。羽驛所屆。義旅雲屬。挽鉞所麾。逆徒水泮。勝負之効。皎然已顯。
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畧夙昭。撫厲中陳。或飛
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大庭。噐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
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
之。霜銳五千。龍騰虎步。龍驤將軍頓生。鉄騎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
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河。左軍將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
幼文。穴從僕射全景文。負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
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聳
劍東雲。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晝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
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群迷。弗辨堯桀。拒轍之臂。擬雷霆之衝。已枯
之葉。當霜颭之墜。尺豎所為寒心。匹婦所為歎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為成。
前盛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年祉。慶覃來裔。孰
知身輟宗屠。鬼餒冤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孔覲。千五百戶。

開國縣侯。生禽顧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帝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帝又以吳喜為建武將軍東討。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同逆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耶。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奉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驗。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狡弱。滅此晷刻。君等勲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鶴。不懷食菽。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後篇作疑郡縣書。自元氣肇。一作關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義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庶。一作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一作春冰而為。一作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所一作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固一作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久。一作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胙篋

而一作以取神器。及纘戎一作承負屨。狼虎其心。始暄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於是罪一作禍深於莒

僕。釁酷於高臣。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嗟憤。一作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閔伯日尋。後篇作尋戈劔閣所以懷凶。晉陽於焉起亂。一

作所以與亂。旬人為虜。禮記作虜。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乃一作復隳壞盤石。勦絕後篇作滅網維。脣

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一作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音穎首音女弟

名數首之賢。翻見齊襄之耻。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鷄鳴於詰旦。雄雉恣其于一作群飛。相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頰之

寢。爵賞之後。篇作不出。女謁遽一作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網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具晷忘一作不食。是以大禹不重一作貴於天璧。

光武無一作不隔於反支。體此一作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涵後篇作腆於一作于酒。俾晝作夜。或號或呼。一作式號且呼酣一作甘嗜聲伎。常居

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群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是一作此不行。敷奏於馬一作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酒。一作飲醪酌無知。一作名襄陽三雅之

孟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一
作要逆旅。殷紂一作辛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
罪三也。上棟下宇。著于一作在易文。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唯避風
雨。詐待珠玉之華。寧湏綈錦之麗。故瓊宮一作瘖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
阿房崛起。秦族以之一作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一作車
廣立池臺。多為一作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閱寒暑。窮生
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知一作其不可。其罪四
也。公田所籍。一作織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一作纔通用止三日。是以輕繇
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不藏府庫。亦作無藏於府而顆一作科。稅繁猥。不
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一
作損千金之用。一作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邦一作
戶則城郭空虛。千室一作里則煙火斷絕。一作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
憲之貧。東海縻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
虞五載。周引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俗。一作諱乃復廣積薪芻。多聚
一作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
比於前。一作先驅。車轍馬蹤。一作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

之意難窮。宴西母以一作而歌雲。浮東海以一作而觀日。家苦納結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英華作內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一作役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蹤秦代。版築更興。廣營一作襲其基址。延袤萬里。遂使屍骸遍一作蔽野。血流成川。一作河。積怨比於丘山。一作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末矢。不能一作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一作誰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鷄肋食一作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強。一作力窮一作強。兵黷武。務在吞併。一時作唯在并吞。不思後篇作務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則一作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爲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陽一作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一作挾彈在後。復矢相顧。罄弔成後。篇作連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從繩。若金須厲。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鞶。一作鞬。時聽箴規之美。而乃悞諫遠下。妬一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一作害左僕射齊國公高頴。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遂一

作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命君子結舌。賢人鉗口。指白日而為一作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一作敗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他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一作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一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一作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於一作如浩豐陪蹕。東都固守。一作守固。閩鄉野戰。鴈門被一作解圍。自外征伐。一作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湏酬爵賞。一作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一作危急。則勳賞縣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賚。一作頒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一作人死力。走丸逆坂。譬一作西此非難。凡百驍雄。莫一作誰不讐忿。至於匹夫叢爾。宿諾不虧。况一作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空三空。見後漢陳蕃傳。摠萃。一作三靈摠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竒災於上國。猘獠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一一作

為計一作纒同一而已。蒼生凜凜。一作慄慄咸憂杞國之崩。赤縣一作子
 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喪殷。一作殷亡之年。
 三十終姬之數。一作姬終之世。故讖錄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
 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况乃攬搶竟天。申繻謂
 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無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川
 竭山崩。並是宗廟為丘墟之狀。荆榛是庭旅之事。一作宗廟為墟之妖。荆
 榛旅庭之事。夏后一作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
 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革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
 陳盟一作命景毫。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
 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文一作神
 武。齊聖廣淵。惣七德而在躬。包九有一一作功而挺秀。一作出周太保魏國
 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
 嗣元皇英華作皇室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一作便彰。載誕丹陵。天
 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讖。一作緝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於焉
一作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
 不道。赤伏至自長安。後篇作安平非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

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崔讓。功宣
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贊一作佐。成湯。蕭何之奉一作輔。高帝。上柱國總
管齊國公孟讓。柱國絳郡公裴行儼。上大將軍左長史郗元真等。並運籌
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斬蛟截鼉一作截蛟斷鼉。彎弧則啼一作吟。猿落
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吾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輻之士。扶
距拔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一作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後篇。作極
斯億兆。躬探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一作起西伯之師。
將問南巢之罪。百萬軍一作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
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作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
灌殘螢英華作游。舉崑崙而壓小邗。鼓行而西一作進。百道俱進一作前。
以四一作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等。昆吾
惡稔。飛廉奸佞。尚一作久迷天數。敢拒義師一作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
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爾一作其倒戈之心。乘
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少。達等
助紂一作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一作將鳴。
空凭一作憑百樓之險。鷲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一作暮。

然興後篇，作迴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一作已先據。馬日久矣。又一作既
 得迴落。復一作又取黎陽。天下食廩。後篇作倉儲一作之倉盡。非隋有四
 方起。後篇作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
 一作將受。脈東一作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後篇作
 殷事。夏表譙擒於一作自藍水。須陀獲在滎陽。竇慶戰歿於睢陽。一作淮
 南郭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殄。一作侯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東戎
 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穎。一作南則隨機蕩定。淮安濟
 陽。英華作淮南濟北。則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上柱國東平孟海。公
 久一作又破濟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
 據黎陽之倉。李士才。一作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消郡公李
 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榆。一作渝劉興祖。起於北一作白朔。崔白駒。
 自一作在穎川起。房一作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
 會。滄溟之右。函谷之後。篇作以東。牛酒隘一作獻於軍前。壺漿迎一作盈
 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華一作世。冑杞梓良才。歆神靈澤一作神鼎靈繹
 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鼉鳴龜一作鼈。應見機而作。各
 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取奔後篇作門之赴光武。蕭何一作宗之奉高帝。

當以一作豈止金章紫綬軒一作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珪璋一作忠真以傳夔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一作同吠堯之犬尚何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英華作詐。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曾漢書作曾。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一作令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夙沙之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暗後篇作惜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岡縱火。玉石俱焚。義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礪。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志。一作意布告天下。一作海內咸使聞知。房彥藻馬李密檄竇建德文。公逆氣縱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驍騎。驅易水之壯士。跨躡燕齊。牢籠趙魏。好通戎狄。聲振華夏。昔隗囂之居隴上。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強也。然而援無所恃。躬違歷數。遂使楚徒歔歛於垓下。秦泥不封於函谷。故託身得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協契非人。劉表喪漢南之業。魏公英雄電逝。類晨風之拂北林。率土星奔。甚消流之赴東海。今隋主拘囚於世充。身制於朱粲。白旗之首已懸。烏江之船未艤。去月二十日。摠管兵馬。會同黎陽。莫不投蓋蒙輪。買勇求敵。遠懷歸義。分討不庭。公能觀火廐臺。枉道垂報。或以冀方猶梗。願協力齊盟。南臨則黃河可清。北指則幽雲

自卷公之遠度宏規。高勲茂績。必將俯眎伊呂。吞併韓彭。自餘碌碌。復何
 足數。絳灌尚警。干戈未戢。想軍旅之事。各有司存。指蹤之勞。無疲於明鏡
 也。內懷惘歎。形於翰墨。情之所寄。言不能適。孔德紹焉。實建德檄秦王
 文。建德師衆渡河。與王世充相援。船運軍糧。汴河而上。舳艫相繼。首尾不
 絕。水陸並進。築城營壘於成皋之東。見號三十餘萬。陰令人與王世充相
 約。乃遺秦王書。夏王敬問唐秦王。彼朝發跡大原。奄有關內。鄭氏光啓伊
 洛。崇建宗社。予則創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辜。興師致討。深懷固存。不
 憚濡足。方今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投石拔距。蒙輪擊劍。統三燕之義勇。驅
 六齊之雄傑。制勅敵如拾遺。殄高墉若摧朽。鄭都鞠旅。誓衆雪讎。我師躍
 馬。礪戈克蕩氛祲。彼則外無救援。內絕軍糧。將聽楚歌之聲。方見崤陵之
 哭。若能反鄭國之侵地。守秦川之舊邦。更脩前好。不乖求請。魏徵為李
 密檄榮陽宋郇王慶文。見隋書郇王慶傳。密既也。鞏洛。東得黎陽。河南
 郡縣。莫不響應。唯榮陽不下。王即隋之宗室。故鄭疑密。以一城之地。不足
 以動大兵。先命行人開陳禍福。早挹芳猷。未諧披展。其為翹佇。典寢增勞。
 寒勢轉嚴。比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隋書作昏狂嗣位。多歷歲
 年。剝削黔黎。隋書作生民塗毒。一作炭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

丘酒池之荒。非為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一作良多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同隋書作戮翦凶虐。今者屯營鞏洛。開發太倉。賑卹飢羸。咸從克捷。吳戈電照。隸首箝而無窮。冀馬雲屯。弘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隋書作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度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黎。隋書作人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疑作晉陽。兵一作軍臨灞岸。三秦父老。千里犒師。叶義同心。共為犄角。元寶藏。武陽興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成詠。唯滎陽一郡。仍隋書作王獨守迷。愛疑以宗盟。尚疑銜璧。敬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長。隋書作元兄。親隋書作族寔為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其隋書作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為識寶鼎之遷。隋書作將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壅。樹顛不可維。所謂玄覽通神。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隋書作止為宿與隋朝。頗隋書作先有勳舊。遂得預沾盤石。遂隋書作名在葭葦。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虎狼。儲忿同胞。乃甚隋書作有逾沉闕。惟勇及諒。咸罄禮記作聲旬師。魏文之毒任城。漢之鴆河獻。假使宗祧是一。

踈不間親。况乃族類為非。有何疑阻。隋書作何能自保王之為臣。無所獻
 納。不能曲突徙薪。除煩去惑。致令四海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
 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責。其可得也。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徙義。開
 門送款。識機知變。足為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十六字。隋書作安若太
 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克。屢被摧
 破。偷存漏刻。段達守東郡。窘迫自救無聊。隋書作今王世克。屢被摧感。自
 救無聊。偷存畧刻。詐能支久。段達常津。東都自守。何暇圖人。世克朝亡。彼
 隋書作達便夕死。又東都荒酣酒色。六字。隋書作江都荒酒。流宕忘歸。內
 外崩離。人情隋書作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菽不充。事
 切析骸。義勻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
 得朱粲啓詞。銳師百萬。以破襄陽。搃帥熊羆。沿流東下。尅期指日。定滅江
 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隋書作絕援千里。餓
 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隋書作絕盈數百。何以隋書作有何恃賴
 欲相拒抗。飛隋書作求枯魚於市肆。即是未遙音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
 日。然城中雄。隋書作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應。隋書作啓只恐
 禍生七首。釁起。隋書作發蕭牆。枉隋書作空以七尺之形。隋書作驅徒。隋

書作懸賞千金之購。可以寒心。可為酸鼻者也。今貌豹百萬。馬首欲東。唯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潛鳴。突號叔之死馬。疑作馬左傳制巖邑也。號叔死馬。制在隋屬滎陽郡。裴襄陽疑作成漢書。襄城無唯類之唯類。南陽首疑作守齧。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刑之歎。何晚。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慶得書懼。召父老計乃出降密。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同光三年。為都統。西討西川軍。至鳳翔。馳檄喻蜀郡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為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鑿。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王輅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遇此非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蓋屬昭宗皇帝。方茲播越。正切撫綏。先彼瑕疵。潤之雨露。緋紅旆碧幢之貴。兼鳳池雞樹之榮。狂兇逢山。漸展橫行之志。梟鳴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群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暫絕。却為僭偽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茲餘裔。益奮殘祿。闔

豎擅權。勲賢結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輒橫拒轍之肱。擬舉投羅之翼。我皇帝仰膺玄譏。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卹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轟如山列。騎軍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廵。不早徊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偽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偽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偽所救者萬姓。瘡疾。况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如偽梁挾我皇威。窺吾大寶。為四十年之巨寇。

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做伯。咸不替移。闔境生靈。一無搔擾。雖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計變通。速謀歸向。據茲事件。得以旌酬。勿謂無言。竟貽後悔。故茲示喻。各宜知悉。時排陣斬砍使康延孝。將勁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撫使李嚴。與延孝同行。散人賫檄。以喻蜀部。史記蕭何傳。漢丞相諭告巴蜀檄。沛公為漢王。何諫曰。願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為丞相。進韓信為大將軍。說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韓信傳。漢左丞相韓信諭燕檄。高祖三年冬十月。信既破趙。斬成安君。問計於廣武君。李左車曰。今足下虜魏王。擒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為齊計矣。是時燕王臧荼項羽所立。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西漢書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楚中師古曰。行取日畧。夜郎楚中。皆西南夷也。楚音蒲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上聞之。乃遣相

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
 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
 來享。師古曰。來入朝。覲。豫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頴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
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
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僂之長。常效貢職
 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皆鄉風
 慕義。欲為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
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
 各五百人。以奉弊。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
 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興衆之制也。驚懼子弟
 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
如覆米。箕。縣著契。臯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

恐居後。師古曰。屬。逮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派矢。師古曰。冒。犯也。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田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少。而不辭也。師古曰。楚與壑同。古野字也。少。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謚為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跡也。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為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也。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質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新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日道。咸諭陛下意勿忽。師古曰。忽。怠忽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二質

檄 文二

東漢書漢大司馬移邊郡擊邯鄲檄 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
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朔趙繆王子林說光武不答林於是立王郎
為天子都邯鄲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二月信
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十人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
降劉植耿純據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
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更
始二年二月伏隆諭青徐檄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
誅莽故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
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
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
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枝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
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

拔睢陽。劉永奔遼。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續後漢書。呂凱答雍闓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殞于蒼梧。史記。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禮記。舜勤民而野死。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水。火滅水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漢書。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爾。上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托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左氏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上。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

日。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
 整列。二臣死之。畏幼必可知也。乃先晉人。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竊惟古
 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
 惟將軍察焉。魏書鍾會為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劔閣。會
 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率土之濟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
 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
 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罰。
 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羽而有苗服。周武有發財散廩。表問之義。今鎮西
 奉辭御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
 朝之政。故畧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材。興兵朔野。
 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救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
 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

國家多故。未遑循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久安。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牧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一等窮蹶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文選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善曰。魏志曰。同翰注。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
 其才不責之。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五臣本作相國守。善曰。蜀志曰。
 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銑曰。判
 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
 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
 常之功。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
 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
 言。終有望夷之敗。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
 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
 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
 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群下莫敢正
 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暴也。弱主。二世也。趙
 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
 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

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善曰。漢書曰。張辟疆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疆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鑿。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五臣本作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是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縮。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

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脰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為物貪

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向曰。曹

騰。操祖。桓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

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父嵩乞匄。蓋攜養。因賊假位。與金

輦。壁。輸。貨。權。門。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

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

戚。趨走權門為名。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匄。乞也。

賊。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寶。以輸勢門。而

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

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操。贅。職。油。閹。遺。醜。本無

懿。五臣本作令德。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胎。然。胎。贅。假肉

也。贅之。銳切。胎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令。善也。贅。踰嵩也。

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標。匹。妙。狡。鋒。協。好。亂

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

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標。劫。狡。捷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鷲。鳥也。言紹督理鷲鳥掃除閹宦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鍼謂欒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善曰。魏氏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良曰。提。攜。鼓。奮也。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瑕。釁而取其能者。餘同善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五臣作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為兖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犬鷹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脚切。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傷夷折衄。女六數喪師徒。向曰。夷。

殺。衄。縮也。師徒。衆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五臣本有太守二字。領兗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表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中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被以虎文。獎。躡。子。六。威。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革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躡。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躡以成威福之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渙。鄭玄曰。畔。渙。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銑曰。跋扈。謂倔強也。肆。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真與叱留君書曰。氣厲流行。

傷賢害善。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勃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貌。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幕府。惟五臣作推彊。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資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餘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圖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翰曰。餘。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故復援

旌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茲與切。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
 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
 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兵。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
 之。向曰。援。引。擐。貫。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壞
 也。極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
 操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敗。投紹。紹哀之。乃給兵
 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極。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極。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
 也。方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操害賢善
 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善曰。都長安後。韓暹
 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
 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羣虜。則董卓韓暹也。寇。盜也。時冀州
 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
 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
 局。鄭玄曰。局。部分也。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
 州刺史。人衆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故使從

之樂入典卷之八十五上

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勳舉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百察鉗口。道路以目。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翰曰。察。官也。鉗。關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皆以目相

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克負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
 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負品。故太尉楊五臣作楊彪典歷二司。享
 國極位。操因緣眦柴懈。五懈被以非罪。榜楚五臣。本作楚榜參并。五毒備至。
 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
 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向曰。
 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
 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瞋目貌。楚。檟。榜。笞也。參并。謂
 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無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
 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
 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
 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
 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
 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善曰。裸。作。髀。漢書曰。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
 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畏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良曰。言帝
 弟瑩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

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五臣作塹突。無骸不露。翰曰。塹。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五臣本作荷科防互。設罾繳克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克豫有無聊之民。五臣本作人帝都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荷。煩。慘。毒。罾。網也。繳。擊。縷。箭。上。以射鳥。穿。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克。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裂。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加緒含容。五臣作覆冀可彌縫。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

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畏妣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同豺狼也。乃欲摧撓女教。棟梁。狐弱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翰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狐弱。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彊寇桀逆。拒圖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圖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鋒芒。五臣作鋒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耳。五臣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最

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麻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麻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師震懼。章獵晨夜逋遁也。據。教倉。阻河為固。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教。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翰曰。震懼。驚懼貌。逋。竄。遁。逃也。聚。據。依也。教。倉。地名。中有太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善曰。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螳螂。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作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馮而。死。夏育之勇。馮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

良方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方勁弩。皆從韓出。濟曰。戟。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曲部也。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潔。他。荅反。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潔。達于河。良曰。越。逾也。涉。度也。濟。潔。二水也。大軍汎黃河而角。五臣本作楠。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居蟻其後。善曰。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廐。晉人角之。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倚。戾足也。翰曰。汎。濟。楠。觸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倚。擊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銑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五臣本有消字滅者哉。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廼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焚火。其剋必矣。聲類曰。燭。燒也。說文曰。燂。火飛也。向曰。燭。燒。沃。灌也。燂。火飛也。舉炎盛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

流涕北顧。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其餘究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暉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爲兗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爲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遺史渙邀擊之。殺固。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徽。惜也。徽與揮古通用。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衆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衆。覆敗也。張揚之衆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爲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廻旗方往。登高

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白。揮。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太傅曰。股肱。臣也。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髀。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手。獵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斂。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操持五臣作特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本有人字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萌。又患切。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五臣本作烈字。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眾旅叛。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良曰。矯。

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下也。如此。則違衆人以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子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書到荊州。便勒見胡面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也。宛。與劉表合。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音脾。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偪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年月朔日。子尚書

令或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銑曰。
 孫權。吳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夫見機。五臣作幾
 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
 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
 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王弼曰。窮。必通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不能通。是智者之思
 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下五臣本有下字。愚之蔽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
 謂醉寘也。言漸浸廢置。不思廻復。是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
 危。以遠咎悔。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
 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
 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五臣本
 作異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孫權小
 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向曰。菽。
 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

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齊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洿刑書也。譬猶馘角口。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馘。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距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良曰。馘。卯。鳥子也。翰。羽也。陸梁。跳躍貌。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距之犬可使吠堯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網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而權以在網目之中也。爨。炊。護。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蒲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蒲大敗。銑曰。同善注。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

也。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五臣本有也字。善曰。史記曰。天子拜涉
 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殺其王
 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
 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
 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刊。
 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
 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
 越會稽。可為疆矣。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
 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帝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
 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
 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
 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
 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
 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五臣作六軍。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
 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
 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

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
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
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而殺夫差。良曰。同善注。屠。壞。罄。盡也。及吳王濞。浦
祕驕恣。屈強猖獗。胡剗始亂。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
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
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獗。狂
狡貌。始亂。謂為亂首也。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
七國之軍。尾解水泮。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
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
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尾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
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尾解。淮南子曰。水泮
而農桑起。銑曰。太尉。周亞夫也。滎陽。郡名。滎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尾解
水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
胷。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銜殺吳王。漢書賈
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亡首已陷其胷矣。給音殆。向曰。罵。惡言也。陷。入也。

刃入於脅。謂鏃殺。餘注同善。何則。天威不可當。而五臣無而字。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鼻。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五臣。作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彊如二袁。勇如呂布。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良曰。迄。至也。豪傑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時止也。以比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五臣本有者。字十有餘輩。其餘鋒捍持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善曰。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論曰。無廐駭狼顧之憂。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鷓。鷓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畏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然皆伏鉄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銑曰。鉄。楛。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楛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餘遺也。孑。餘也。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馬叛亂。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

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績次也。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曠騎夾擊。大破之。斬冝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羗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伏尸千五。臣本作屍十萬。流血漂橈。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橈。良曰。漂。浮也。橈。大橈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遂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善曰。魏志曰。公斬冝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翰曰。逋。竄。逸。失。遂。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

為伐韓約馬超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銑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副。馬。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改之。向曰。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討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五臣作旌首萬里。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於麾。又曰。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

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翰曰。散關。關名。同善注。自是氐羗侯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進臨漢中。則陽平五臣本作平陽不守。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公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大破之。故云不守也。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因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胡突曰。策名委質。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逋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巴夷王朴胡。竇琮。邑侯杜濩。胡郭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竇。邑侯杜濩。舉巴夷。竇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竇。皆地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羣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鏡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而建約之五臣。作支屬。皆為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戮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翰曰。孥。子。焚。燒也。金城。郡名。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鏡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非國家

鍾禍五臣作福於彼。降福五臣作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善曰漢書
消勳曰。甚詩逆順之理。良曰種。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從也。
夫擊五臣作鷙鳥五臣本有之擊字先高攬。俱縛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
津之退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
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
弱。濟曰。攬執也。言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
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今者枳
棘翦扞。五臣作刈。戎夏以清。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刈。
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
師百萬之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翰曰。六師。
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
令屠各。湟中。羌。僰。蒲。墨。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
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
右。羌之所居。湟。音皇。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也。晉中興書曰。胡俗。其人居
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銑曰。並戎狄號也。寔奮

席卷。自壽春而南。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向曰。寔。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厄。據庸蜀。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也。漢中。

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善

曰。漢書曰。東越反。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

道而入也。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御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

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

誅滅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善曰。揚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

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

君正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濟曰。同善注。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廬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還討眭固。薛洪。音派。五臣作樛尚。開成就化。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樛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樛。音留。翰曰。眭固。將居袁紹。留薛洪。樛尚。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官度五臣本有渡之役。則張郃馬合高奐舉事立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真。蓋有二名。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真。當有二名也。後討

袁尚則五臣本有尚字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向日同善注。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至洹水而游逆降。審配兄子開門入兵。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輕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擒配斬之。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內操軍士以降也。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叛。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擐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銑曰凡此之輩。謂摠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除。擐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審

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

也。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之。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燖五臣作煙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君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圍。合肥。水名也。同善注。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存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

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至東吳。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同善注。徙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向曰。賊殘。傷害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五臣作人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臣。作。博。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又。王。家。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而。周。盛。門。戶。無。辜。被。五。臣。作。受。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五。臣。作。克。負。析。薪。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父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曰。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任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而並見驅逐。窄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濟曰。迨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五臣本作聖賢之德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羅網也。鷦鷯。決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善曰。韓詩曰。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鷦鷯。鳥名也。鷦鷯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鷦也。上乃丁切。下古宍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苕同。

翰曰。鸚鵡。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是
 同鸚鵡之危也。蒼。草莖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蒼。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
 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善曰。司馬長
 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
 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眾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五臣作膺
 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
 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未能。善曰。未能如
 上之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
 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濟曰。竿。計。量
 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
 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音煩。善曰。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
 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
 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
 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猛虎
 著絆則怒。絕蹠而去。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蠱。音釋。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本無以字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鏡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奔來降也。寧。安。復。反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忽朝陽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菖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故命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五臣本作詔如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晉書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眾。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

逃討擊。應時潰散。令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逃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者。封賞亦如之。南史彭城內史劉裕移都下。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與何無忌等集義徒凡二十七萬。推裕為盟主。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逆臣桓玄。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浞。有漢之遭莽卓。未足為喻。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馬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遘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真良弊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浞。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為喻。自篡逆於今。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自頃。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

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曠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蠶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馘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頽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授檄之日。神馳賊庭。晉書載記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二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藝文類聚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

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雖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螢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耻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磬降漢。華豺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梁任孝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繼梟剪之誅。兗狡憑陵。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藉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耀臍燈。府傳飲器。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乂黔黎。事喻年祀。爾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究妄才。凶愚醜類。茹血吮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首豪。侵凌我河縣。所以流離播越。亟淹星紀。仰冀園陵。俯傷黎庶。遂得

式仰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扆當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滑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讐怨。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裁。幸勿罹染。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強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益玖。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晉庾闡為郗鑿。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而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網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後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為心。郗鑿檄巴蜀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

弛。耀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
 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億兆之命。懸於豺狼之
 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氓。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
 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又為檄石虎文
 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王室有黍
 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剋舊物。羯師石虎。僭
 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
 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
 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畧。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百。以此衆戰。其
 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颶掃落葉也。晉桓溫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
 夏。齊民塗炭。煎困讐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
 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暫
 成楚越。登丘悽止。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耻存莽朝。
 歷既逋僭。一朝蕩定。極撫黎民。即安大本。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
 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攸叙。此之風範。
 想所聞也。宋書沈攸之傳。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

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福禍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渾賴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踰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窰傾巢。為豎子笑。况乎行陣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鐔金童太一等。並受寵任。朝為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當三懼。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為也。秦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澧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聖。量深河海。宥其回溪之敗。冀收曲嶠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宗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為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罪。一

也。又攸之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凌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筭器甲。精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北其包藏禍心。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怕周奸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感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去替桂陽。奇兵焱起。京師內變。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裁遣弱卒三千。並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何其平日輒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罪。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特行慘酷。視吏若讐。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班白。獄囚怕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

凌上。大逆之罪。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鴟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為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逞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罪。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早及。而攸之密邇內畿。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淹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罪。八也。昇明肇曆。恩深驛遠。申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遺元琰。銜使西歸。並加崇授。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讐讐。此其大逆之罪。九也。攸之以溪壑之性。含梟鴆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况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讐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烈之心。虎豹磨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之焰。彼土士民。惟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赴接鋒刃。交

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為早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	--	--	--	--	--	--	--	--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鏡

書寫儒士臣汪文孫

圖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虞

14 2 17

On 8159 H. 51

W.T.S

OR. 8159.

Cr. ~~56. d.~~
61. d

